

陈源斌

漓江出版社

小说代表作

89

目 录

安乐四陈	(1)
阳光照进西窗口	(10)
安乐世界	(22)
仇杀	(46)
九州一溺	(62)
一案九罪	(73)

头上三盆水	(86)
天惊维扬	(151)
天河	(215)
天行	(274)
北撤河东	(320)
万家诉讼	(387)

· 附录 ·

文坛黑马陈源斌	陈进 (423)
---------------	------------

安 乐 四 陈

安乐是地名。旧时代里，所居或为匪，取此名以镇，迄今。四陈是指四个姓陈的人。

那时我刚抽到公社打杂，县里来了领导，刘书记一面叫炊事员下乡捉鸡鸭，一面找人——干部都在乡下驻点——陪打扑克。自然没人敢叫陈应尚，陈一信不屑于此技，只得请陈珪。陈珪逶迤来，无言坐下，开打。我侍候茶水，退在陈珪身后看。对家打一张红方 A，陈珪出手一张 K；对家再打——红方 Q，陈珪本有 8、4，却出 J，我心下疑惑。果然，对家又出红方 2，上家压红方 10，陈珪则出红方 8，对家露出惊诧神色。上家接手出黑桃 A，他有 K、7，出 K，下家再追 Q，他依次出 7。对家忍不住，说：“老陈，你别是身在曹魏，暗助蜀刘吧？”陈珪俨然不闻，坦荡颜，操作如初……过后，我问陈一信，陈珪为何打牌不论局势，一律从大到小一张张出完？陈一信反而对我的奇怪大为奇怪，说：

“他是个懒人啊，这就是他的行径呀！”

见我还不信，他又说：“你可以从窗口看看他床上的被子：起身把被角一撩，睡觉把被角一拉，一万年绝不叠它一次的！要不你再看看门前碎砖堆上那双鞋，穿脏了，就扔在上面，让风雨替他洗涮，让太阳替他晒干，想穿了，就拿来套上脚……”

我说：“假如他想穿时，天恰好下着雨呢？”

“那有什么？”陈一信说，“他照样在雨地里把湿鞋套上脚罢！”

陈一信不屑于打牌，是因为棋下得好。来安乐的第二天，他用一个下午，把季、亚、冠军打翻在地，永远爬不起来，那天县领导被陈珏的牌技弄得情绪恶劣，结果问谁会下棋，陈一信正欲一逞其技，应声把棋盘端来了。两人开局，刘书记率一班人在旁观阵，我在其中。第一局陈一信显得猴急，三下五除二，把县领导杀得落花流水。刘书记就一边踩他的脚，一边笑着说：“陈农技员，别得意呀，高手是从不赢第一盘的！”陈一信会意，用心去输，一车送相嘴，一炮塞马蹄，一马自投炮口，于是平手。第三局决定胜负，陈一信欲输之志许久竟不能逞，焦躁中接连用二车摧杀双士，县领导以二比一赢了，脸上却沁出细细汗珠，有尴尬色。

陈一信为此受到刘书记表扬，我却不以为然。我说陈一信输得这样拙劣，是因为棋术不高。若是我，一定能让领导上赢得看不出一点破绽。有人把我的话告诉陈一信，要他杀我两盘下马威，陈一信把鼻子哼一哼，说：“他也配和我交手？”我也不服气起来，找来原冠、亚、季三军做保人。陈一信照样对三个人啐一口：“你们做保的资格呢？要不要跟我杀一盘呀——输的跳河，怎样？”三人惭愧而退。

我决计要打倒陈一信，便请女同学吴乃香做保。吴乃香作为我们代表，结合进公社革委做常委，人很漂亮。陈一信相貌实在

欠缺：一张马脸，一头葱鼻，两只小眼深陷在肉鼓鼓的眼皮下，嘴形如残月，叹他本人不善弥补，对人说话，对人笑，便把一颗头乱晃，矮进颈脖里去，高耸起两肩，使其陋丑愈演愈烈——丑化林彪时，曾以他为漫画模特——陈一信已与吴乃香确定恋爱关系，不敢不听的。

那场棋惊动了很多人，原冠、亚、季三军揣一颗幸灾乐祸之心，远远觑着。陈一信挟昔日余勇，当众宣布说，他输了就跳河。我照他原话也对大家同样宣布。谁也不讲客气了，使出狠招绝招去下，谁知还不够我预想中的层次，被我轻取三盘。人们呐一声喊，让他去河边跳，陈一信不答，面对败局惘然良久，突然说，今天不算，因为没睡午觉。约定第二天再赛。第二天早饭后，公社文书陈应尚把上级催逼已久的年终总结写好，让我抓紧誊写，下午要报出的。誊毕，已是午后，弄饭吃了，陈一信酣睡已醒。人们依旧麇集，吴乃香也站在一旁看。我俩敛了心神斗法。中局，陈一信败象又露，脸红益发如血喷，站起来对吴乃香拱拱手，说她在旁边，自己常走神。吴乃香素以温顺柔和出名，笑笑，去找陈应尚聊天。我建议此局不算重来，重开战，至残局，我驱车逼他单马走死路，扑杀。他单车士相全，我单车单炮双兵。陈一信说：和了算了。我听他口气很软，有点犹豫。陈一信又说：他晚上请客，和了算了。我想说，和了算了，原冠、亚、季三军站在一旁大声咳嗽，此起彼伏。我醒悟，不愤陈一信昔日淫威，不允，逼走一步。陈一信抖手应棋，不慎把棋盘碰翻，愣在那里，忽然醒来，勃然作色而去——嘴里并不认输，却从此不再言棋。

我送写好的材料时，碰到本大队的书记，一脸怒相，嘴里骂个不停。我不敢得罪他，软了颜色上前陪小心。原来是生陈应尚的气。大队书记参加革命很早，因种种原因未能转成国家干部，只得在这位置上滞留，连刘书记对他也很客气。大队书记带自家

一个亲戚来找公社文书陈应尚盖革委大印，好去合作医疗住院。陈应尚坐在黄藤椅里，大腿压着二腿，只顾和床边一个媚人女子说话。嘴衔一支烟，吸一口气喷一口雾，任凭老资格书记连喊三声：“陈文书”，才懒洋洋地把脖子扭过来，睁眼瞅了半天，悠悠甩着腔儿问：你是哪儿的？有什么事？老资格书记今生今世第一次当着亲戚塌了大台，气愤之下去找刘书记，小题大做地盖了公社党委大印，恨还不消，说这姓陈的文书瞎了眼，来安乐五年，竟不认识一个大队书记！刘书记说：是啊是啊，这个人的傲气总有一天得打下去的！

陈应尚平时深居简出，关了门坐在自家屋里，人确实孤傲，我听说他很有水平，便去向他求教，喊一声“陈文书”，竟不答，竟冷落我在屋里如无人。后来我自说自话地找张椅子坐下，直到开饭，或呼唤我干杂事，才讪讪退出。有一天我走到门口，我忽然想：他和吴乃香关系也不错，何不请他介绍一下呢？思想走神，手不知不觉间就举起来敲门，敲重了，把虚掩的门碰开，里屋响声戛然，吴乃香走出来，脸胭脂红，灿烂如花，见是我，把头点一点，先去了。陈应尚从容出——从此，对我稍显亲热，在他的建议下，我读了大量使我终身受用的书籍。

他和陈珏、陈一信是安乐仅有的三个大学生。陈应尚读大学时入党，毕业一年后被提为一家报社主编，当主编一年后被开除党籍，倏升倏降，令人叹他何其迅疾，且有传奇色彩，他在大学各门成绩是班上第一，班上第二名分配工作后加入一个特务组织，预备下武器弹药，联系好海外，寻机武装暴动。这人想把自己钦佩得五体投地的陈应尚发展来当第一把手，不断写信试探，陈应尚不辨其中的晦言暗语，不悟。这些信被公安机关拦截，影印存档。有一日案发，那个特务组织头目被处极刑，陈应尚虽不明真相，关系是脱不开的。开除党籍，下放地区，地区不容，下放到

县里；县不容，下到安乐。

刘书记对陈应尚是颇不以为然而只得以为然的。刚来时刘书记在陈应尚写的年终总结上改动了几个地方，陈应尚在总结会上把这些词句指出来，一句句驳，如何不通，如何愚蠢，如何可笑。刘书记恨极，却无法——一年的工作，全凭这年终总结了。而陈应尚的手笔决非寻常人所能企及。唯一修改年终总结的是陈珺。陈珺本是公社会计，打算盘的。陈应尚写好材料一定请他过目，请他拍板。陈珺无谦颜，亦无谦词，拿起材料看一遍，嘴里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词句，陈应尚一边听一边拿笔把这些词句从纸上划去。陈珺喝一口茶，再说一些词句，陈应尚一边听一边拿笔把这些词句加到纸上去。陈一信说，这仍然是陈珺的懒人行径：第一次说的划去的词句属于曾经提过现在不再提的提法；第二次说了添上去的，是现在流行的或刚出现的提法。我为这事问过陈应尚，陈应尚说，陈珺在帮他找一些与材料实质内容无关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语言的“盾牌”。

陈一信对陈应尚的控告，正中刘书记下怀，陈一信诉说陈应尚和自己未婚妻吴乃香睡觉，刘书记让他写份控告书。陈应尚接到党委通知回家休长假，文书由我代理。吴乃香旋被隔离，刘书记亲自审问，要她揭发陈应尚对她肉体的迫害，吴乃香坚决不承认，陈一信便向刘书记建议，采用那时流行的绝招：将专案组分成三拨，一拨工作，另两拨睡觉，轮流提审。我目睹刘书记用这种方法整垮过无数无辜或有罪的人，我惊慌失措地去找陈珺，陈珺不语，甚至懒得冷笑。我看出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樣子，告诉他说，现在整个公社干部都统一口径，来对付陈应尚了。陈珺这时开口说了一句：“他们打不过他。”

刘书记带着我，在第三批专案人员后面提审吴乃香，他自以为胜券在握。吴乃香果然瞌睡得要命，眼窝通红，满脸绝望，一副

要垮了的样子。忽然说自己愿意讲出一切，刘书记暗示我记录。我记录。吴乃香说交代陈应尚对她的肉体的迫害之前，先交待第一个迫害她肉体的人。第一个是刘索索。刘索索即是坐在我旁边任主审官的刘书记。刘大窘，呵喝不止；吴乃香接着说出细节：半夜先跨过门槛是左脚右脚，伸来解衣服的是左手右手……我记了密密麻麻三大张纸。心想，吴乃香写爱情小说，倒是高手，刘书记暴叫一声，又软了口气，问吴乃香为什么陷害他，吴乃香也软了口气，问刘书记为什么要陷害陈应尚？刘书记对我拱拱手，说今天的事别说出去。我点头，后来刘书记又对吴乃香拱拱手，说：姑奶奶我服你了，我们两边都清，好不好？吴乃香说好，刘书记说把她放了。

一个月后，我和吴乃香告别。吴乃香已和陈一信解除恋爱关系。她说陈应尚这人很值得和她好。我说那次好险，她说一点都不险，一切都在陈应尚的预料中。我说，若换了别人，那天一定挺不住的。吴乃香说若是她也挺不住的，只因陈应尚预料到刘书记会采用摧残精神的轮审法；会在她挺不住时亲自来提审，陈应尚事先把那套话教了她。我大吃一惊，心想，这不是地地道道搞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吗？我差点儿为了实用去揭发他俩——幸好刘书记为了堵口，已经让我招工。

等着分配工种，我在县招住了近一个月。春天已经来临，忽然刮起一阵“汇总一切数据”的风，设在安乐的供销、食品、粮站……一类单位的会计、统计都集中来县里，带队人是陈一信——因他那次和县领导下棋，虽然输得拙劣，些微功劳还是有的，刘书记就存心要抬举他。人马汇集在县招，要求半个月铁定完工，满楼算盘声，每天响半夜。我无事，也插进手帮些小忙。安乐来的几个人不太整齐，陈一信在大学是学的农技专业，结果就闹出纰漏：到第十四天，白天黑夜拼熬出来的半人高报表，忽然一下

都说弄错了，酿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故！县领导——就是那次到安乐的那位——亲自抓，最后关头是坐守在县招督阵，听到这个消息，看看是陈一信带的队，大概想起了当日赢了那两盘简直是耻辱的棋，气不打一处来，出口就甩出一叠大帽子：全县都搞好了，就他安乐拖腿，拖了县里的腿也就拖了地区的腿，也就拖了省里的腿、全国的腿！县领导训斥一顿，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明天真搞不好，就开除带队人的公职！

当天下午，我到单位打听消息，在回来的路上，碰到陈应尚从车站方向走过来。他说接到了回去上班的通知。我把当日险情复述一遍，陈应尚并不奇怪，一副一如预料中的神色。县招已被搞数据汇总的人住满，陈应尚只好住到我的房间里去。坐下说着闲话，说到陈一信，忽然陈一信一头撞进来，朝陈应尚扑通一声跪下，嘴里只叫自己对不起他，自己是只猪，是条狗，是畜生。陈一信说：这时只有你能救我了！我很奇怪，这么多人在十五天里争分夺秒才勉强把报表搞好，陈应尚虽然知识渊博，毕竟是个书生，求他干什么？看陈应尚，想他心中必定就势出一口恶气。陈应尚却把头点一点，说还有一天时间呢，这事有救的。领我们向前走，去打电话，电话打给陈珺。陈珺在电话里问情况，绝不肯和陈一信对话，只得陈应尚拿着话筒。问陈一信一句，向陈珺传一句，陈珺最后说，他明天大早往县里赶。

公社派人用自行车把陈珺驮到区里，从那里赶早班车到县城，走到县招，已近八点半，陈一信按事先吩咐，租下县招会议室，拼了四张大会议桌，借来十二只算盘，一边六只头尾相连。陈珺还没吃早饭，让人买大饼油条，半只饼，十根油条，裹起来，大口地嚼，一口气竟吞了下肚。咳一声，接陈一信泡好捧着的新茶，漱了一口，喝半杯，指定我和陈应尚做记录，其余二人编一组，各自念数字，念得越快越好，累了再换两个。我心里疑惑：两个人同

时报数字,速度那么快,他的算盘怎么打呢?还有,两个人报数字已是足够,怎么累?何必编组?

忽然间算盘毕毕剥剥响起来——陈珏兀然而立,左右手同时拨动两边算珠,迅捷如撚钢琴急弦。两人一高一低地念着数字,起先犹豫着不敢太快!陈珏由毕毕剥剥的算盘声里一喝:“快呀!”两人分别是供销社和食品站的统计,嘴皮上有点功夫的,提一口气,如吐火栗般念着——倏然间陈珏响亮悠长地唱出两串长数,我和陈应尚赶紧提笔分别去记,此间算珠声与报数声,不绝连绵。我恍惚间若见若闻秋风疾雨急促敲打颠连连接之千岩万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风声雨声岩壑呻吟声瞬间停住——两位颇有念功的统计瞋目咧嘴而不能喘气!自然有人接替上去,趁隙看两位统计,正用手对着嘴巴比划着,硬着舌头哼唧而不成句,听意思是在说:他们把舌根扭伤了。

早已惊动偌大县招,人们一律丢下手中的急活,拥到会议室来;却退在五尺地外,齐齐划一道半椭圆。交颈叠肩,屏了呼吸在看,后来者或登窗台,或借椅凳以高眺,但见黑鸦鸦一片人头端然,但见一颗颗晶亮眸子凝住,不闻半丝嘈杂——那位等着来开除陈一信公职的县领导亦在——往昔不啻招魂般的开饭铃拉了一遍又一遍,人头和眸子不见一转或一轮。管理员不知出了什么事,一路呼唤着上来,伸头一看,旋被镇住:

——光线亮了一亮,觑见夕阳在山,彤云弥乱,站在窗台上报数字的两个人如烂醉如熟睡如释重负般地瘫倒下去,陈珏再唱一长串数字,声音凄切暗哑,我提笔又记,心里想着杜鹃滴血啼夜。跟着一声訇然作响,但见陈珏左右两手各按木框一抖,一边六把算盘的参差乱珠流水般落回原位。围观群众如巨鲸劈逼得大浪晃动,一时醒来,拿眼来寻陈珏,不见,追到窗口前看时,已走到县招大门口,我挣扎着喊一声,回手一摇,说出朦胧字眼,

陈应尚却听懂了，说陈珪在说，用自行车驮他来的那人还在区车站，等着送他回安乐呢。人群慢慢荡出一句话：“喝，这就是安乐三陈呀！”

若干年后修地方志，安乐毅然把陈珪、陈一信、陈应尚和我载入史册，以突出自己孕育这些人物的功绩。我是个知青，曾经抽到公社打杂，亦不算入流。因为后来写了三陈的事，弄得自己跟着沾点名气，安乐人就有追认的意思，在史志上统称我和他们三人为“安乐四陈”。

1987. 4. 写于北京大学作家班

本篇原载《希望》1987年8期头条；

《小说选刊》1987年10期转载；

《小说月报》1987年10期转载；

收入《青年佳作》(1987)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收入《陈源斌小说选》(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评论：

《用奇笔写奇人奇事》 泽湘

《文化周报》1988年5月20日；

《安乐——一种普遍的人生世相》 丁胜如

《希望》1989年12期。

阳光照进西窗口

阳光照进西窗口，她的任命书到了。事前都知道的那些科级干事们仍然嚷起一片声，要新部长请客。她伸手掏钱，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用另一只手抓起话筒，话筒里说：“要李翠夏。”要她。她对这种说话的口吻不习惯，很惊诧。脑子里忽然涌起遥远模糊的记忆，记忆里游荡着一种迷乱的感觉。她说她就是。话筒里说：“嗯，声音变化并不大。”掏钱的那只手不由停下，在口袋里帮她一道回忆，终于把迷乱的感觉澄定：是他。她问他在哪里。“半个月后我要去你那个城市，忽然想起这块陌生之地有个熟悉的你，试着打个长途。”他说，“你欢迎我去吗？”“恭候光临！”她说。

放下话筒她觉得不妥，恭候光临！竟说了这句公文式的套话，官腔！他一定要讥笑的。干事们七嘴八舌地对她说什么，她听不进，心里只顾惘然。干事们收敛了笑容，不语。从西窗口射

进的阳光拉得老长老长，快到下班时间了。她奇怪地想问，大家为什么敛色不语，没来得及问出口，她很快想起一个人的模样：一条蓝纱卡裤，一件退色士兵上装，一颗剪得短嶙嶙的平头，一张属于豆蔻年华男人的脸，既不热情，也不冷漠，望着门外，望着她。她去另一个知青点，路过他那儿。知青们每隔七天像这样串一次户，以记住他们上学时朝思暮想的周末。她想起这座房子里住一个刚转来的男知青。“我叫李翠夏。”她对他说。他点点头，继续搓手中的草绳。她有点意外，她是当地公认最漂亮的知青女皇，所有的男知青为求青睐，为顽强地表现自己，要尽人间招数。她告诉他，自己去另一个知青点。他伸头看看太阳，说午前赶不到的，建议她不妨吃了饭再走。半路上她来了例假，觉得腰酸，就决定留下。“床下竹箩里有米。”他说，“菜在屋前园里拔好了——可得洗干净点！”宠惯了的她愕然，问：“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他温和地说：“大家都叫你‘女皇’是吧？”手中搓草绳不歇。不知怎么她就去床下竹箩量米，去屋前园地拔菜，仔仔细细地洗了两遍——后来，在他的一声声吩咐下，她盛饭、端菜、拿筷子；洗碗、抹桌、刷锅……很久以后开知青大会，那时大家情绪已经恶劣，女同学坐一起叽叽喳喳，抱怨自己已到了找朋友年龄。她想自己也该找一个，把男知青挨次在心里排队，那些讨好、巴结的脸庞竟一个个立脚不住，逐渐淡化逐渐模糊逐渐隐去了，只剩一张既不热情也不冷漠的脸，一张对她颐指气使的脸——她就和他做了朋友。

打开家门，诱人饭香直扑她的胃里。一如往常，何坪比她先到家，却在厨房。她奇怪他不坐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看电视，电饭煲自动闸的“的答”一声跳开。她系上围裙，说：“我来吧。”“已经做好啦！”那张白白的笑脸转过来对她说。她转去收拾桌子，何坪

抢过去做了，说：“今天你歇着，猜猜我为你做的好菜！”好菜端上来，白底撒细碎红花端盆里，无声匍伏了一只老鳖。何坪说着制作程序：放血，用现滚的开水浸透，清水余净，剖腹去肠，留肝留胆留心，放姜片葱丝，塞进火腿，洗净高压锅，放清水三碗，大火爆开，再逼一刻钟小火，取出，上桌。“味道怎样？”何坪问。她赞声啧啧。何坪说，他买五本烹调书，这是按书上做的第一个菜。“你干嘛呀？”她说。何坪笑笑，说：“这是对你的祝贺。”

她忽然明白了：“你看你。”她说何坪。“不管怎样，部长！比同级别的处长名称还好听呢！”清蒸老鳖顿时没了滋味，何坪说得太一本正经，没有丝毫的幽默感，甚至有点酸味。不再说一句话，默默把一顿饭吃完，系了围裙去收拾锅碗，何坪说，这类事今后都由他做好了。她一时反应不及，愣在那里，任由何坪去忙。何坪很快收掇完，来沙发坐着，脸上一副想说什么说不出又不甘心不说的神情。心中觉着怜悯，努力去枯肠里搜索着话题，不为自己，不为她，是为何坪。“你知道我的前任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原因吗？”她问何坪，何坪当然说不知道。她说：“跳舞——她不提倡也罢，甚至坚决反对跳舞！”“这人真是，你是在青年团呀！你是当青年团的宣传部长呀……”何坪惋惜道。她发觉这实际上是个和丈夫认真商量的话题。“所以我决不能像她那样窝窝囊囊地被人弄倒。”她说，“跳舞这事得带头抓一抓！”“你每天晚上买票进舞场？”“聘请专职教师办交谊舞训练班。”她说，“从我这个部长到下面干事，宣传部的人一律都要学会。”“你们每天关上办公室，练跳舞吗？”“每天晚上练三个小时，据说十天就很熟练了——”她说，“——你同意吗？”何坪一时极费踌躇。这神情让她想起丈夫的目前处境，他正处级别虽然保留着，正式职务却在前不久调整掉了。要命的是他本人就此萎靡不振，彻底丧失东山再起的信心。她以前总隐隐约约地感到，丈夫凭借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毫无必要地强调着他在家庭中的男主人地位，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比妻子高两个级别的处长头衔吗？——这也是丈夫今天一反常态唯唯诺诺的解释吗？她想。“这样吧，”何坪想了一会，打定主意对她说，“我每天晚上陪着你一道去。”

他在电话里说晚上有空，她犹豫了一下，晚上她应邀去参加一个联谊会。“七点半我在宾馆大门口等你。”他说完就把电话撂下了。还是那种不容人拒绝的口气！她想。当初若不是他这种不给任何余地的毛病，她绝对会跟他结婚的。她和他的关系已经确定，并公开化。在通往公社的十字路口那儿他俩分了手。她打定主意，决不能坐看那些奇奇怪怪的事，甚至被挖掉招工名额的五个女知青锁住屋门自焚，结果也找了个替罪羊完事。“总得有个替大家说话的人！”她对他说。“滚回你那张三间茅屋靠西一间东边土墙根下的弓背木床上去，”他说，“拒绝一切诱惑：什么招工招生！什么能帮大家说话的干部！”她弄不清他是否要她扎根农村一辈子。在最后关头她差点妥协，幸好想起了公社书记在女知青会上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愚蠢好色的家伙竟说了一句至理名言。“记着，”这人咋咋呼呼地说，“你们得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她和他十字路口停下了，“以这儿为界，”他说，“要么跟我走，要么去找那个色鬼！”恶狠狠的声腔简直不可抗拒，她不由要转身倒回他的怀抱，像第一次见面，她身不由己地去床下竹箩量米、去屋前园里拔菜、仔仔细细洗两遍那样。公社书记曾允许她当团委书记，一个有无数次机会转正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定能为大伙儿说几句话的，她想，她鼓足勇气，往前迈出了永远不可挽回的一步，“你先得做个人，然后再做个女人！”她咬着牙对自己说。

她弄明白了那天干事们突然敛神不语的原因。部里的气氛实在有些反常，大家见了她一律毕恭毕敬，她纳闷不解，变着法子和人开玩笑，对方却极其尴尬。她记起来，任命书到达那天，大家本来要她请客的，她当时已经在掏钱，这时他那个电话打扰了她，弄得干事们误以为她摆起了部长的架子。她抽空为这事开了个会，先检讨后解释，很诚恳的态度取得了干事们的谅解。“让你丧魂失魄的电话究竟是谁打的？”立刻有人开起了玩笑。她决定照实回答：“我的第一个恋人。”气氛顿时像她和大家一道当干事时那样活跃。“你见不见？哦，你想不想见？”她说当然见，当然想见。大家哄笑着警告她，可别因为这个第三者的插入，弄散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的心里莫名其妙地一动。有人半真半假地问：“这家伙至今对你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当初你俩为什么不结婚？分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讨厌他对人总是一副命令的口气。”她镇定下来，也半真半假地说，“有一天，我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命令我往一个方向走，我想和他拗拗劲，就向另一个方向走了——那两条路成六十度角——大家越走越远，永远走不到一起去了！”

她和他找了个鸳鸯座坐下来。他比想象中要年轻些，已经学会了修饰，上蜡的头发乌光锃亮，穿一件紫红底色嵌暗灰线条西装，配一条白底洒米花领带，下身的牛仔裤颜色洗刷退得恰到好处，造成一种挺括坚实的视觉效果。她想起中学时代电影里外国派遣特务穿的服装式样。她解释只得带他来这儿的原因，她说她是个虽不至关重要却绝对得到场的角色。联谊会是一家营业性舞厅举行，主持人说两分钟话，就让大家各随其便。有人已去灯光闪烁的舞池中一逞其技，他则静静地听她说，凝神如细辨秋夜万籁声中一缕间或呈现的异响。她很快说完了，两人有如静穆十

分钟，然后他才说。他简捷地说，来此地开会，一个得说上一大堆专业性名词还说不定能表述清楚的会，只好叫它学术讨论会。他也说完了。继续默然静坐。她惊奇地想：当年那种欲集千古岁月为巨瓢而盛舌底滔滔不尽之长河的青春活力到哪儿去了？丢在、埋葬在广阔天地里去了？“我忘了你是共青团的宣传部长了。”他忽然站起身来，朝她一摆右手，“跳个舞吧！”

迎接他俩的是一曲《罗蜜欧与朱丽叶》，在交谊舞训练班她们就用这支曲子练慢三步，此刻的节奏却是快华尔兹。在她的游移中，他已经轻轻握住她的右手，柔柔揽住她的腰，很合乎规范地朝后先退一步。她想起在训练班上学来的要领：先得踩准节奏。他和她踩着节奏跳起快华尔兹，进，退，旋转。从身边滑过的一对对高速旋转的舞伴很奇怪地扫视着他俩，她记不清已经第几次踩在他的脚上了，一丝汗意从腋下悄悄萌出来，一时她很惊诧、很困窘。“看来华尔兹我俩不行！”他们停下来，等下一曲。下一曲慢三，她极熟悉的，进，退，旋转，身边荡过的舞伴仍投射奇怪目光，汗意依然悄悄从她腋下漫向全身。再等，中四，慢四，快四，在训练班上练得娴熟的样子，竟极其准确地一下下踩在他的脚上。汗水干脆从他宽阔的前额上毫不遮掩地流淌。他停在那儿想一会，让她说接踵奏起的曲子的节奏，她说了，三步，四步，甚至伦巴、吉特巴、桑巴、曼播、探戈，极其准确。他站在舞池边想了又想，后来一道回到鸳鸯座那儿，继续想着，像是苦苦思考着一道远古年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难题。

在十字路口分手后她和他还见过一次面。公社书记作为抓知青工作典型上了电影，她也当了团县委书记。有一天公社书记在县里开会会被隔离起来，接着是软禁她，由县妇联主任和县委办女副主任伴着，跟着她睡、起、吃、喝、拉、撒，专案组轮番盘问，